

紅豆生南國

蕓苔



87.
470

紅豆生南國

著 薛 苔

義和學社出版

三十七年二月

我懷念着杭州

——寫在前面

我懷念着杭州。

我懷念着杭州，那人間天堂。

天堂！你也許會這麼想：在這舉世紛擾，報紙上以整塊篇幅刊載着災困、飢饉、盜搶、匪劫的社會裏，人間又那來天堂！我說有！天堂便近在杭州。

杭州，要是在夏天的晚上，你不妨到湖濱公園裏來，這兒：大腹便便的富家翁，花錢像淌着水的闊太太，雄糾糾的軍人，帶着蕭瑟酸味的窮公務員，騎着腳踏車的男女學生，撒着大褲管的鄉下大姑娘，頭戴纏紮着小脚的老太太，老媽子，汽車夫……：躺椅上，石凳上，草坪上；人，到處是人！他們談情，聊天，嗑瓜子兒，湖面輕風吹走了都市的煩燥，也吹走人們一天的疲勞。

聽說，風靡一時的「杭州姑娘」便是一羣馬車夫的「集體創作」！

要是，你興趣好而又碰着有月亮的夜晚，化不了多少錢便可合上幾個知心朋友，雇上一艘遊艇，讓它在銀光倒瀉的湖上徜徉。你躺在軟軟的沙灘裏，面向藍得像海的天，月兒正從一塊浮雲背後露出嬌怯怯的臉蛋。剝剝鮮嫩的南湖菱，高興，聊幾句閒天，不高興，索性閉起眼睛靜靜躺着；沙沙響着的水聲跟遠岸露天茶園裏的樂聲相和，微風說不定又會從湖的一角吹送過輕快的歌聲和吃吃的淺笑。到你再睜開眼來，也許，愛管閒事的浮雲又把月兒遮了，湖上籠罩在一塊迷濛的黑紗裏；岸上的燈火像一叢星星在天邊閃爍……

你說：這不是人間天堂？

自然，天堂也不乏「高等華人」們銷金的風月之場：那霓虹燈彩閃耀着的菜館、舞廳；發洩性慾的笑夾雜着淚影婆娑的笑，這可不在窮人們的話下。

在杭州住了一年，我深深的愛上了杭州；離開杭州，我更深深的懷念着杭州。

我是個窮光蛋，時常窮得一文不名，可不會也沒有資格，去懷念那些隔着一重牆便是兩個世界的紅燈綠酒的所在，那可是瀟老們的「天堂」，窮人們要走進去，比拖駱駝過針孔來得還難。我所懷念的，僅是那些不用花錢買的山間明月，湖上清風，和有錢買不到的萬千珍貴的友情。

我懷念着這「大眾化」的天堂，我珍惜着天堂裏的友情，於是，我寫下了這一些東西——一些不像樣但却是忠實的記載。

在杭州一年，熟識的和不大熟識的朋友可是很多，而我只寫下了這麼幾位，這並不是我對他（她）們有所偏愛，而是選選題材時的一種偶合。當然，凡是熟識的朋友都可以整個的或是部分的走進我的小說，但走進我小說的却不一定都是我頂熟悉的朋友，這一點似乎不用我再加饒舌。

也許還有人問：爲甚麼你寫下了這許多女人？這難道也是一種偶合？那我可要反問你了：爲甚麼上帝造人的時候造了男人又造了女人？要是當時上帝單單造了男人，世界豈不簡單平靜得多！世界上自從有了女人，世界上也便有了小說，女人的本身也許就是一篇小說，何況是在那詩意的西子湖濱！

無論甚麼時候，只要閉起眼睛，靜靜的想一想，我就好像又到了杭州，正坐在「樓外樓」的紅漆桌子前，倚欄看湖上的遊艇穿梭；正站在飛來峯下面，抱着石欄勒的大腿，聽水聲潺潺。現在，這些地方諒都別來無恙！

我懷念着杭州，那人間天堂！

作者 民國三十六年歲于臺北

紅豆生南国

……一面風情深，半筆嬌

恨寄幽懷，月移花影約重來。

——李清照·浣溪沙

「杭州的姑娘，木老的好呀！沒有一個不漂亮！」

在上海，在杭州，有一個時期，人們像瘋魔般的傳遍着這悅耳的歌聲。聽着它，就不禁會輕輕的跟上，你的口，還有你一顆神往的心。

要是你曾親近過西子的芳顏，那末，你的心便跟着那輕快的旋律的翼飛臨到西子湖頭，你看到一個很好的天氣，——不用說那當然是春天！春天所帶來的風永遠像慈母的面龐一樣和煦，她像怕彈破了西子的嬌顏般輕輕的、輕輕的吹拂着；好天氣必然有好太陽，微微盪漾着的湖水在好太陽吮吻之下，幌動着千萬條的金縷；遠處，那白帆點點，你總以為是關在金縷上孩子們剪褶的紙船，但你仔細的締視一下，那不正是慢慢的在動着的遊艇嗎？

蘇堤上，嫩柳輕攏着腰肢，在嘲弄着自己給陽光投在湖上的影子。你喜歡在這湖的邊沿走着，那抽芽不久的如茵的綠草，使你膩心着太重的脚步會踩壞了它。你正在想着，你希望這是一條永遠走不完的長堤，你願意一個人在這裏走下去，再走下去。可是，你瞧！前面那古老的石橋上，一輛自由車那樣隨便的溜下來了，你眼睛馬上一亮，駕着車的是一个輕裝俏麗的小姑娘。西式的裙腳迎風招展，披在肩後的不加梳理的長髮也在風裏飄動着。柳絮如絲，長髮也如絲，使你辨不清那是柳絮，那是她的長髮，

這是一尊自由的、和平的神！你在心裏不禁這樣喊着。正當你迷惘而腳下躊躇，她好像飛燕般迅捷輕靈的從你的身邊掠過，你似乎還看到她對你笑了一笑——笑你的目瞪口呆，笑你的少見多怪。一陣微香的風撲着你的鼻子，你恍然醒悟過來，忙即回頭，絲長髮早已混在絲絲柳絮裏，遠了！遠了！你不是不禁口裏喃喃：人間天上！天上人間！

要是你根本就沒到過杭州，那更好了！隨你的思想無拘束的馳騁吧！你想像杭州的姑娘盡是蓬萊仙侶，你比擬西子湖畔盡是瓊樓玉宇，又有誰會闖進你的腦子來干涉你的自由？

我曾在這人人豔羨的「天堂」裏整整住了一年，自然，我會認識了幾個杭州姑娘，而我所看到的杭州姑娘更不計其數。我所得到的印象是：杭州姑娘固不會個個是漂亮的，但杭州姑娘却的確絕大多數是聰明的，多情善感的。地傑人靈，湖山秀氣所鍾，你當會相信我不是信口胡謔。

這兒，我想介紹你一位相當有趣的杭州姑娘。（我相信，你是不需要知道她的姓名的。）

第一次看到她是在朋友D的家裏，她是D的姪兒小D的朋友。小D才十七歲，在中學裏念書，有不少與他一樣年輕或是比他更年輕的女朋友，時常到他家裏來玩。那天很偶然的我看到了她，小D大方地替我介紹，我們便瞎七纏八談了許多天。她走了之後，小D問我對她的印象怎樣，我回說很好的。的確，任何人第一次看見了她，我相信不會留下一個惡劣的印象的。

看上去，她還只十四五歲，頭髮不長，天然有點鬚曲，好像曾經燙過的細看却没有燙，額前稍爲留了一點看髮；瓜子臉，長長的睫毛籠罩着一雙靈活而大的眼睛。上身穿一件雪白的短袖翻領襯衫，胸前扣着心形集縷別針，下身是法蘭絨西裝褲，短襪，黃皮鞋。胸部已適當的發達，兩條臂膀和敞露的前胸都在雪白中透着紅潤。

留給入最初的而又最深的印象的，是她的一雙靈活而又深邃的眼睛。那天，她話說得遠不如我和小D的多，但我們好像聽她說了很多的話，她有許多話是她的眼睛在代勞的。

她好動，雖然有我這一個陌生的客人在座，她還是坐不上五分鐘。或是走到窗前看看對面人家陽臺上貓打架，或是俯首窗下點數天井裏的花朵，或就作弄着桌上的紙片、圖章，甚至于僅僅走一個來回也好，似乎，我們的椅子上都長了針氈。

你知道，一般年青的姑娘都不喜歡陌生的客人問起她的年齡，但你自然更知道我是完全把她當做小孩子看待的，所以那天第

「次見面，我便很率直的問她幾歲，她也毫不扭扭地答：「十五。」

一朵含苞初放的鮮花！我心中這樣想。

從此，我跟十五歲的小姑娘做了朋友。

見面的機會很多，談天的機會也很多，時常談天的結果，我發現了她許多缺點。她到底還是孩子，初中才念了半年。智識和常識都差得很遠。同時，她又不會小心應用上帝所賦給她的聰明，於是聰明反而作弄了她。

譬喻說有這麼一次，我們偶然談起了一個地方首要的婚禮，那種鋪張糜費的情況給了他平日高喊節約一個有力的諷刺，我們懷嘆世風日下。她也在座，爲了表示她很世故，她也懂得這麼一套，突然高聲的說：

「是的，這般軍閥真是該死！我們要打倒軍閥！」

這天真的呼喊使我們都笑了起來，乖覺的她也發現了自己這話說得不恰當了，（自然，不恰當的原因在那裏她是不知道的。）她不好意思地走到桌前去作弄一件東西。但當她發現小D也在笑她之列時，馬上回過頭來看定了小D，大家都覺得，她的眼睛又在那兒說話了，這「無聲的語言」很自然地使小D收斂了笑容。

有時她也批評起我們這一群時常碰面的人物，那個老實，那個不大老實，那個太不老實；她說得很技巧，使當面聽她的話的人也不會怪她唐突。而她的批評有大部分是應該加圈加點的，使你驚奇于十五歲的孩子觀察竟如此深刻老到。

她又知道女性有虛榮心是奇恥大辱，所以有無數次表示她不愛虛榮，假使你告訴她又窮得一個錢都沒有的時候，她除了馬上表示同情之外，還會告訴你一篇窮是無傷大雅的大道理。

一次，她跟我談到了她的家庭。她有一個母親，兩個哥哥，一個嫂嫂；大哥哥跟嫂嫂住在這裏，二哥哥則在昆明一個機關裏服務，她的嫂嫂據說是很小氣的，時常欺侮她和她的母親。譬喻說吃飯的時候，好的菜一定擺在她哥哥和她嫂嫂自己的面前，她要是喜歡這碗菜而多夾了幾箸，她的嫂嫂就會睜大眼睛朝她望着，所以她時常爲了吃飯而跟她嫂嫂吵架。有一個早上，她爲趕着上學去先吃早飯，把一碗凍肉給吃光了，她嫂嫂看到馬上破口大罵，拍囉！空碗給她摔在地下，跟着來的自然是大鬧一場。

「我看不慣這樣小氣的人！」她說着，嘴巴鼓得老高，似乎猶有餘憤。「我喜歡吃這個東西，我就吃，他不給我吃，我就給他鬧

，我跟他客氣甚麼？」

「那末你的哥哥呢？」我插進去問。

「他嗎？別提了！他是跟嫂嫂一鼻孔出氣的，不罵我幾聲就算我的運氣。我媽又管不了。停了一會，她轉了向，「不過，我的二哥哥還好，他一向是愛我的。去年年底他寄信給我說，要打一隻金戒子送給我……可是到現在還沒有寄回來。說着，她突然敏感地發覺到，這似乎和所謂「虛榮」又發生了關係，於是連忙又轉了口，「當然，我不是愛這幾個錢，不過他既然答應了我就不應該騙我！你說是不是？」這時，她那瞬息萬變的眼珠，又在我的眼睛裏探索我是否相信了她說的話。

她十五歲，她有許多男朋友；小D十七歲，小D也有許多女朋友，所以，他們之間的往來並沒有使我們驚異。但沒有多久的時間，他們的感情竟超過普通朋友之上，這却頗出我們意外。

他們都會騎自由車，時常結伴過六吊橋，柳蔭深處，衣香車影，每次都載滿了路人艷羨的眼光歸來。

對於他們倆的親近，D反對，而一些認識她的小D的親戚朋友們也多不表贊同。他們不滿意的原因是，聽說她是個頗出風頭的小交際花，計算她的男朋友需用打來做單位的。

小D到底還帶有三分天價，他竟然把這個話告訴了她，這無疑地大大的損傷了她小小的自尊心。她大發其脾氣說：「我有沒有男朋友你難道會不知道？我既然是交際花你就不要跟我往來！」因此又使小D大發脣舌，解釋了一大番的話。最後也許還買了糖果，于是才言歸于好。因為她是很愛吃糖果的。

D要我帮他勸小D跟她疏遠一點，我唯唯否否。說老實話，我對於她的印象還沒有十二分的壞，我認爲她雖然有很多缺點，但究竟她還年輕，假使小D能帮她克服這些缺點，倒也不是不可造就之材，問題却在小D自己也並不健全。

之後不久，我在電影院裏碰到了她，她替我介紹坐在她旁邊的婦人說是她的媽媽，這幾乎使我嚇了一跳，誰也不會相信像她這樣聰明伶俐的女孩子却有這麼一個媽媽。那老太婆看樣子總有五十歲了。頭髮掠得精光。多皺的臉上搽着厚厚的白粉。兩道炭竇的細細的眉毛向眼角倒掛下來，而嘴唇皮又紅得像兩片豬肝，笑起來時眼睛眯成了一條縫，兩道眉毛倒掛得更加厲害，額上和嘴角的皺紋褶疊得更深，像有許多粉屑在簌簌下墮。

「這個標準的老妖精！」我不竟在肚子裏罵了起來。

「老妖精」知道我不是浙江人，就用很純熟的官腔跟我談天，我本來很有興趣聽北平話，尤其是那種輕脆的出于女人口裏的，這時候心裏却是說不出的不痛快，電影沒有終場，便托故逃出來了。

我對「老妖精」的不滿，滿不過她的聰明機警，下次見面，她很婉轉地把話題轉到她媽媽身上，據她說她媽媽之所以會成爲「老妖精」，是有其原因的。那是老遠老遠以前，她爸爸在北方做事，她媽媽北上投靠，在海船上生活非常枯燥無聊，而同艙的一位女伴却是喜歡裝扮的，整天價在眉眉弄眼，她媽媽在開玩笑的態度下也就學會了這一套，以後便改不過來了，雖然她解釋得多麼勉強，但使你仍舊不得不佩服她的聰明，以她的年齡來說。

但也就從此，我對她的期望急轉直下，我覺得以她那位寶貝媽媽來執行家教，再加上她的聰明，她只有天天迫近邪途。一個平庸的人可能很安份地過了一生，一個聰明的人却只有兩條明顯的路，不是向上進便是墮落！

D自然同意我的觀點，小D却相當執拗（也許愛情根本就帶有三分執拗），他倆的熱絡並沒有因我們的不滿意而稍見減低。

暑假來到不久，小D有點小事到上海去，臨走之前，跟她約定最多三天就可以回來，結果却去了一個多禮拜。據D的女用人後來搖着頭告訴我，小D不在的那幾天，她每天總要來上一兩次，幹甚麼？還不是望小D回來？

小D回來了，帶回不少禮物送他的小朋友。其中有幾件很精緻的化妝品，大家都知道這該是屬於誰的，在家裏坐不了一刻，小D的人便不見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在延齡路碰到小D，小D扮了個鬼臉，悄悄的說：「乖乖！吃了一頓大菜！」

「總是埋怨你去了這麼久？」

「還不是？足足解析了一個下半年！埋怨的話不曉得說了多少。」

「你挑頂有味道的說一段給我聽，好嗎？」我對這一對小鴛鴦，不期然發生興趣了。

「讓我想想看，話太多了，腦子裏真像一堆亂麻。」顯然的，這孩子的聰慧還趕不上小他兩歲的小情人。

我們走到了第一公園。

「有了。」小D跳起來說：「這是最精彩的，她說：有一個早上她在梳頭髮，心裏還記掛着我，突然把梳子掉在地下，於是她心裏就想：莫不是小D回來了？你說！她的話說得妙不妙？」

妙不妙？妙絕！

妙不妙在這幾句話，妙是妙在這幾句話不出于二十幾歲少婦之口，而是僅僅十五歲的女孩子說的，無論她是真話或是假話。之後爲了事情忙，接連半個多月不上D的家，小D跑來看我，我開他的玩笑說：

「怎麼樣？這幾天的頭梳該不會掉在地下了？」

「頭梳永遠不會掉在地下了。」小D笑嘻嘻的：「我們絕交了。」

絕交！這是甚麼話！

「我不相信。」

「絕對不開玩笑，不相信你去問我叔叔，最近他有沒有來過。」小D認真地說。

這倒實在出人意外了，這樣親蜜的小兩口子也會如此決絕的分了家！

我不得不追究他的原因了。

「原因很簡單。」他說：「我有許多女朋友，這是瞞不過你的，在她面前當然只好說沒有，那天不巧會給她在我的抽屜裏拿到好幾張我女朋友的照片，她就跟我開起來了，說甚麼她已經把全部的心交給我，我的心還不知道把在那裏哪！起先我只好忍耐的向她解析，說這不過是很普通很普通的朋友，可是她不相信，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說我絲毫沒有良心，非跟我絕交不可，我的脾氣你是知道的，那天已經算最大的忍耐了，但也終於跟她開關。她一賭氣走了，從此就不會來過，我當然也不會再上她的家。」

不會再上她的家，這一根情絲便這樣的斷了！

由是，有時在路上碰到了她，要是只有她一個人，她必定很遠的就避了路；要是還有其他的人一起走，她也必定低着頭或是別過臉走過去，一句話，她是盡量避免着跟我發生正面接觸。

會說話的眼睛從此看不到了！

最近有一次，我偶然經過她的家，她正站在門口跟一個女朋友談天，我裝着沒有看到她走過去，大約只走過兩三個門面，一個熟悉而不大尖脆的聲音從後面攔過來。

「X先生！X先生！」

當我回轉身來，她已丟開她的女朋友迎上來了。」

「最近都好嗎？」她笑着問：「小D時常碰頭？」

「他很好！」我說，特地又加了一句：「他很想念你哩！」

「噢？那請他來玩吧！」她說着，眼珠一轉，也加了一句：「請你跟他一起來玩。」

我在肚子裏笑起來了，我想：好週到的小姑娘！

我把這個話告訴小D的時候，他只笑了笑說：

「要我上她的家？」

自然，他沒有上她的家，至于她有沒有到小D家裏來過，我不知道。

最近的最近，我快離開杭州的時候，小D忽然告訴我：

「她有一封信給我。」

「她？」

「就是那個……」

「噢！」我恍然記起了：「她說了些甚麼？」

「她說好久沒有看到我，問我最近的情形怎麼樣。又說希望我到她的家裏去玩。」

「那你打算怎麼樣呢？」

「我不理她！」小D堅決地說，至于是否真的不理她，我不知道。

關於她，這一位早熟的小姑娘，我所能夠介紹的就只有這一點點，也許你還不夠滿足，問我他們能不能夠「大團圓」。我的答案是正相反。

從她來看，也許是可能的，她顯然對於自己一時的過激行動在反悔了；從小山來看，却沒有絲毫成份，他是個多角戀愛的擁護者，何況他家裏的人對她早就有不滿意的呼聲呢！

最後，我們不妨推測一下她的前途。假使她的家庭環境不會改變而她又再在情場上打了敗仗的話，她可能成爲一個萬人傾倒的交際花；把俯伏在她腳邊的王孫公子親一個嘴然後再踢開去。到得年齡成了她可怕的敵人的時候，她可能投進大商人的懷抱，或是成爲達官要人的第幾房姨太太。

原书空白页

紅 小

而今才道當時錯，心緒淒迷；

紅淚偷垂，滿眼春風百事非。

情知此後來無計，強說歡期；

一別如斯，落盡梨花月又西。

—— 納蘭性德：采桑子

初冬的夜晚帶有深秋的蕭瑟和嚴冬的冷峭，都市的觸角又是那麼敏感，還不到八點多鐘，大商店都已拉上鐵門，把冷清的街道和步履匆匆的行人拋給黑暗。只剩下那些茶館，舞廳，在閃爍着霓虹灯彩，在播送着爵士音樂，在吞吐着華貴的男男女女。

無聊襲擊着我跟趙，在街上撓了一個圈子，趙站定了說：

「就這樣回去嗎？」

一陣尖風從我的頸子裏鑽進，我翻起大衣的領子，低低的答：

「可是到那兒去好呢？」

近日來，怎樣排遣晚上這一段時間，確實很成爲問題了。生活的無聊使我們無法在夜晚靜下心思看點書或者寫點東西，找刺激成爲日常的主要功課。「豪華絕代，大膽如林」的舶來電影看膩了；「出得門來，桃紅柳綠，大雪紛飛，好一派秋景也！」的的罵班，聽不懂；大世界裏「大麵包」的滑稽京戲雖然太低級，有一個時期也頗引起我們的趣味，但因爲無非是這一套，多看幾天也就

不想看了。於是，最後便只有夜夜踽踽在寒風裏，謔路灯眨着鬼眼來嘲笑我們的寒酸、無聊和淒清。黑暗裏，我們互相注視了一會，又提起步來走了。

走過「天香樓」。

臨街掛有粉紅紗質縷花窗帘的窗子裏滲出迷人的光彩和迷人的音樂。

彈簧門裏彈出一個人來，呢帽戴得低低的。突然把趙的臂膀給抓住了。

「那兒去？」

趙把呢帽壓下的臉孔注視了一下，說：

「是你！」

是老江！

「你來跳舞？」趙驚異的問。

「剛剛學會，磁味蠻好！」老江把呢帽壓得更低一點。

「那末，爲甚麼這樣早出來？」

「鈔票沒有了，『擺測字攤』有甚麼味兒？」老江轉而悻悻然了。

趙伸手向大衣的裏袋抄了一會，問道：

「我也想玩玩，你可以帶我進去嗎？」

「錢？」

「兩千塊够不够？」

「包在我身上。」老江拍拍胸脯。

於是，老江帶着我與趙又塞進那兩扇彈簧玻璃門裏去了。

掀開舞廳的布簾子，首先是一陣夾有脂粉香味的暖氣撲面而來，接着我們的眼睛便爲周遭環境的突變而應接不暇，無數條藍